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二十三回 伐韓陵紹莊公大盟葛水 醫可當雪娘子夜走鉤鏃

紹莊公潛光本田家子，父母早亡。幼時牧牛於野，野有檜樹二株，中夾一巨石，謂諸牧童曰：「能從左邊樹上躍至右邊樹上，便作將軍。」諸童躍而過者六七十人。潛光躍不過失足墮石上，幸身子小，筋骨未傷。諸童笑之。潛光曰：「作將軍何足異，若能據石一呼，眾牛皆跪的，便做大王。」諸童試之牛皆不跪。潛光坐上大呼曰：「大王升座矣，汝牛如何不跪。」於是眾牛呼的一聲，一齊跪著。諸童大驚，羅拜在地。遂呼為石大王。漸長好交結死士，慷慨急人難。當其杰為莊公時，厚遇之，欲妻以莊主，潛光曰：「大丈夫患身名不立，何妻為。」遂逃去。時顏少青威名藉甚，遐邇畏懷。潛光笑曰：「少青好色之徒，非大器也。太陽一出，燭火無光矣。」逮其杰被弑，乃糾壯士三十餘人，殺紹孟卿於途，遂戮其妻子。尋前莊公其英之子紹平，立之，而實權由己出。越半載，紹平懼其見弑，乃私與其杰之子紹常逃去。潛光乃自立為公。其用人無成格，舊莊勇惟用紹太康、紹昌符二人，其餘皆微時結交的死士。如客如海、尹百全、香得功、奇子實、丁占鼃、趙子廉皆力士，呼家寶、丁勉之皆謀士。潛光雖貴為莊公而性儉約，不娶夫人，土室布衣，常與諸莊勇同臥起，有病則親為調藥、撫摩，莊勇皆感激思自效。所招軍士異姓為多，附近諸鄉馬多者供馬，粟多者供粟。造軍器築險隘，儲糧草，訓士卒，殆無虛日。自顧兵精糧足，有囊括席捲之氣。一日集謀士莊勇商議曰：「黃石一小鄉耳。顏少青竊玉家之位，荒於女色，僭稱莊公，已屬可惡。而東南諸鄉皆俯首弭伏。北可莊可飛虎，韓莊韓陵，亦北面事之，歲貢銀粟若干。此大不平事。某欲糾合諸鄉與師問罪，計將安出。」丁勉之曰：「彼莊在南，我莊在北，風馬牛不相及。得其地不足守，得其田不足耕。況師出無名，徒疲兵力耳。」呼家寶曰：「若與師伐顏，則韓必襲我後，與師伐韓則亦可襲我後。昔楚之蠶食諸侯皆先近者，不如先伐可莊。」莊勇丁占鼃曰：「二可相持，互相窺伺，何暇出碣門襲我。乘其不暇之際，用全力以攻韓。況韓莊地勢平衍，無險可憑。往者，黃石之師猶能入韓莊，全不吃力。況臨之以數萬之眾乎。韓莊破而黃石危矣。」勉之曰：「勞師耗粟，縱破韓莊，終不能越兩可，而廣我土地，何益。」潛光卒從占鼃之言。

於是大集諸鄉，盟於葛水之津。三月戊戌，師集碣門。二可大懼皆出牛酒犒師。是時可當之兵亦至。與韓陵會於白麻，共得八千餘人。諸莊勇遙望紹軍旌旗蔽天，咸有懼色。會韓陵之子韓春已卒，孫韓騰與孫媳司馬杏英皆英武有謀略。杏英本司馬鄉勇司馬瓊之女，幼與諸姊習雙刀術，而杏英獨得要妙。瓊之父與司馬F之父親兄弟也。而韓騰又F之外甥也。騰或往候F，因得見杏英，兩相悅慕。杏英私語乳媪曰：「韓郎美而武，非常人也。」媪乃挑騰，騰喜，遂與杏英苟合於野，為諸姊偃執。杏英殺諸姊而從騰，匿谷家。谷懼說瓊，使完其兒女之願。杏英乃得嫁騰。閨房中甚敦好，誓不置妾。時杏英謂諸莊勇曰：「以千之師戰五萬之眾，則不足以之，自守則有餘。我與顏軍營於鉤鏃，深溝高壘，守而勿戰；彼兵多糧少，不能持久，糧盡必去。然後出奇兵以襲其後，萬全之策也。」玉凌雲曰：「魚腸坂、白藤嶺兩路猶須把守，恐彼分兵三路來襲，首尾不能相顧。」韓陵曰：「白藤路徑僻遠，又妨紫雲洞強人截殺，況多巨蛇惡獸，此路必不敢來。惟魚腸坂可慮。然苟得其人領百人守之，插翅不能過矣。某欲致書顏公，令韓杰守此，必不誤事。其人精細可用，故也。」於是一面著人致書黃石，一面合兵向鉤鏃進發，各據險要，立交加寨柵，多備弓弩木炮石，為死守計。

辛丑，紹軍與諸鄉之兵皆集，攻之十日，不得戰，又不得進，反多折傷。乃令人去甲臥寨前辱罵。可當大怒曰：「老當征戰多年，有進無退，有我辱人，無人辱我。彼軍雖眾，豈是老當的對手。」乃引數十人衝突紹軍。回顧諸莊勇曰：「有敢死者隨老當來。」韓陵阻擋不住，乃使玉凌雲、韓貢及韓騰夫婦掠陣。戒之曰：「但救可當，無戀戰。」四人受命而去，列陣寨前。已見可當舞著大鐵椎，舞入紹軍去了。可當雖猛，以一敵萬，困在垓心，不能得出。杏英舞雙刀飛馬來救可當，看看殺出，忽閃出一長人，高幾逾丈，揮著門扇大的板刀，來斲杏英。韓騰與凌雲、韓貢守住寨門，防紹軍攻突，不敢往救。杏英因暗發一箭，正中那長人的臉，長人大吼一聲，杏英幾乎墜下馬來。長人拔那箭時，眼上又中了一箭。杏英看得親切，揮左手的刀正斲中長人右腳。長人剛倒在地，右邊四五根槍一齊擗來。杏英低著頭，從槍林裡搶進一步。但見刀光一閃，十餘只拿槍的手都骨碌碌墜將下來，丟了一地的槍。杏英正虛晃著刀欲奔回陣，斜刺裡有一隊藤牌手攔住退路，齊揮著腰刀欲斲杏英的馬。杏英回馬退後剛十數步，又有一簇拿槍的從腦後擗來，杏英閃得身快回刀，斲槍才斲斷了幾根，前面的牌一字兒如蛇行雁列，又進至面前了。杏英又退了幾步，只見一匹黑馬乘著個怪臉赤鬚的，提一根丈餘的黑蛇矛從左邊迎耳刺來，杏英把首一低，那矛刺在雲鬚上。杏英丟了右手的刀，搶一步拿住矛桿，左手的刀早緣矛桿削去。那人剛放了矛桿，而杏英的刀已覷個空，迎面飛去。蓋矛桿放手時，即刀尖到眼時也。刀之著眼，翹然如釘之著壁，大叫倒地。那時杏英滿臉的披著斷髮，方奪得蛇矛。那拿牌的已湧將上來，挑開了牌，一挑一刺，一刺一個，二三十個拿牌的，屍上有牌，牌上有屍，卻堆起一個小小的山兒來。不提防一騎黑馬從圍裡衝來，那馬來的慌，正衝著那個屍山，馬上的人和椎撞倒。細看那人滿身皆箭釘著，從模糊血中再認，正是可當。欲下馬來扶，可當又有一持戟的少年趕至，杏英剛揮矛來戰，那少年矛未到時，少年已倒。知為韓騰的箭所傷，一矛正結果了那少年。早有玉凌雲跑過來背負可當。十餘個軍士扛著椎，牽著那烏騅馬去了。兩下裡金聲亂鳴，杏英拖矛走得回寨。剛欲下馬，但覺天昏地黑，撲在馬下，眾女兵扶去安歇。